

譯『茶花女』劇本序

劉復

茶花女快要印成了，嚇！剛巧碰到了這樣的大熱天，還要挖空心思出什麼話來湊成一篇序，豈非自討苦吃？

我以為小仲馬是不必介紹的，因為凡是讀法國近代文學史的人，無不知有小仲馬；茶花女一劇是不必介紹的，因為凡是讀小仲馬的著作的人，無不先讀茶花女；茶花女劇中的命意與思想是不必介紹的，因為所有的話，劇中都已寫得明明白白，正不必有什麼低能兒去替他亂加一陣子注疏。

雖然小仲馬在茶花女出世之後的十五年，曾做個一篇兩萬多字的長文章，把十五年中法國官場以及一般社會對於此劇所取的態度與所用的手段，一一敘述。並一一加以辯難，而我却以為這樣的一篇文章，儘可以不必譯出。因為他是對着法國人說話的，而我們可是中國人！

法國的社會是很守舊的，不錯，是凡到過法國的

人，都可以知道法國的一般社會，真是舊得可以，但是舊儘可以舊，却是有活氣的，不是麻木不仁的。所以要是一旦有了什麼個新說，與原來的舊說不能相容的，社會上就可以立時起一個大波動。

中國的社會却並不如此。說是舊罷，六十歲的老翁也會打撲克。說是新罷，二十歲的青年也會彎腰曲背，也會搖頭，也會抖腿，也會說『然而』。實際却處處是漠不關心，『無可無不可』。

因此，嚴又陵譯天演論也能，譯源富也能，譯穆勒名學也能，一般青年文學家介紹易卜生也能，介紹託爾斯太也能，介紹羅曼羅蘭也能，在中國人看去，都好像是全沒有什麼。杜威來了麼？這只是個美國的老頭子罷了。羅素來了麼？這只是個英國的小老頭子罷了。太戈爾來了麼？這也只是個印度的老頭子罷了。到得歡迎的宴會開完了，桌子上的果皮肉骨扔到了垃圾桶裏，此等諸老的思想理論，也就全都扔到了垃圾桶裏了！

因此，茶花女在中國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或者

是當作閑書看看，或者是摘出一張「幕表」來編排編排，歸根結底，只是扔入垃圾桶而已。而他們法國人，可竟爲了這一齣戲，引起了社會上的波動，也就未免太傻了。然而我費了一個多月的工夫把這一齣戲譯出，意思裏可還希望國中能有什麼一個兩個人，能夠欣賞這一齣戲的藝術，能夠對於劇中人的情事，細細加以思索。國中能有這樣的一個兩個人沒有？要是有，我就把這一部呈獻給他，

一九二六，七，七，劉復書於北京。

嫁資

欽文

這是劉秀英女士和陳漢庚先生結婚以後的第七天。渠們雖由自由戀愛而結婚，却並非是素來認識的。他看了她扮演的上帝底傑作底主人翁上帝底傑作惠靈女郎，探聽他底堂表妹的她底同學黃元香小姐才知道她；她也由了黃小姐的介紹才認識他。這無非是兩個多月以前的事情。

上帝底傑作是陳先生底創作劇本，惠靈女郎是他理想的女性底代表。

陳先生因爲愛慕少女，但是沒有情人，於深夜人靜的時候將從交際上，夢情裏和幻想中見的女性戀愛點聯合起來，設想成功一個認爲完美的惠靈女郎，在燈前寫成一種三幕的劇本，逐段地在報紙上發表。那報館裏的主持人因爲牠又是創作，又是劇本，送了他幾元稿費，不久就把牠照着未曾校對正確的逐日的報紙又排錯了許多字仍未校正地用米色的粗糙東洋紙印成單行本子，作叢書第九十九種，在陳先生，原以爲像惠靈女郎的實在是世間上所沒有的，就是這劇本，也未必會有人注意牠，他知道了女性大學底哲學系爲着募款助賑採用這劇本的時候很想去把關於佈景的地方添註一下，錯字錯句也校一校正，可是不知道是因爲女性大學把這事情發表得太遲，還是原系臨時決定，或者是他自己知道太晚了呢！總之時間已太侷促，使得他沒有可以實行的機會，因爲第二天就要開演，他就是當夜預備也已來不及了。

他親自去看自己底劇本排演的時候，先把劇本放在衣袋裏，預備去對照。動身的時候他用軟紙擦了擦他底眼鏡。到了劇場，他又用軟紙擦了擦眼鏡。等到演完劇，上帝底傑作第一幕將要開演的時候，他連忙又把眼鏡用軟紙仔細地擦了一下。

這也許無非是化裝術底功效的表演，劉女士練習化裝的成功，或者因為觀衆已經有了上帝底傑作的成見。但是扮着惠靈女郎的劉女士上台以後，觀衆差不多都如陡然轉入異境，看見了仙女似地，許多男性的觀者都伸長着頸子，心臟不停地跳躍，有幾個女性的竟緊張起嫉妒的情緒來，好像自己所愛着的美男子就要被她奪去了似的。

幕一閉攏，劈劈拍拍的拍掌聲當即猛烈地起來，而且響個不了。

但是陳先生覺得台上的惠靈女郎比他所設想的上帝底傑作並不一樣，他覺得台上的惠靈女郎比他所設想的上帝底傑作更爲可愛，因為她所表演的有許多點都是無

論他在交際上，夢情裏或者幻想中所未會見到的。

第三天的報紙上滿載着讚美這次演劇的文字，陳先生也有一篇，他是這樣說，「從這一次的排演，我看出劇本的許多缺點來。但是這次的排演是完全成功的。這實在是因為扮演者不但善體劇情，而且有改善劇本的才能。」末了他又說，「我爲戲劇界慶幸，也爲女界慶幸，有了這樣的女戲劇家！」

陳先生用着商討修改劇本的名義，由黃小姐介紹去訪劉女士。黃元香這位小姐本來是不肯做這種事情的，往常有人向她打聽她同學底姓名住址等等，她總是說不知道的，這次却親自伴着他去給渠們介紹了。

陳先生對於劉女士早已起了愛慕之心是不消說。她對於他未曾見面時已有了知己之感。他去訪她的時候，她以爲他底態度是學者底，因為她覺得他於劇本的討論外簡直不說一句閑話。——其實是有的，不過因為都是恭維她的，她就不覺得罷了。——這一點深深地打動了她底心，使她去回訪他，使她使得他再去訪她，……

因為已經有了六天的同居生活的過去，陳先生對於劉女士身體底組織，舉動底態度以及皮膚底顏色和感覺等等都已清楚，而且他覺得世界上一切的女性底也已大都瞭然了。可是對於她底嫁裝，只是梳洗的用具，有許多還沒有仔細地看個明白。

這時愉快的太陽光猛烈的照着渠們底房間，許許多多新被使用的器具好像都在張着嘴微笑着，空氣中充滿着甜蜜。她站在方凳上在皮箱裏取東西，他站在她底背後伸着頸子去探視。

「我是沒有多少嫁資的，」她微笑着向他說。

「夠用就好了，」他回答說，也是微笑着，「難道要鄉下人似的搖幾大船，或者叫叫化子抬一長隊。都是舊式的硬頭木器，錫瓶和什麼碟盃之類，那種東西情願謝謝，沒有那麼多的房子來收藏，就是有了房子，也是空費心思的。現在什麼東西都在時時改良，什麼東西都須時時添置才好。」

「可是我也沒有什麼嫁資田，或者一個幾千塊錢的

存款的摺子。」

「那對於我們有什麼關係，難道我們怕得將來沒有錢化。」

「唔，」她思索着說，「可是我有我底特別的嫁資，我這嫁資是——」

「是的，上帝底傑作我的惠靈，你是——」

她打斷他底話說，「可是我說我有特別的嫁資並不是指着文憑而言。出嫁的時候把文憑裝在鏡筐裏，由叫化子抬到夫家去，又把牠高高地掛將起來，我覺得是很醜陋的。」

「是的，我底惠靈，你有你底才能，你是有藝術天才的，這就是你底極妙的嫁資！」

「可是我並不是這樣想。」

說了從箱子裏取出一個長方形的匣子來，一尺多長，高興闊都約半尺，是用楠木做成的。她把匣子打開，擊在他底面前，微笑着說，「這就是我底特別的嫁資，有了這樣多的這種東西，我覺得在你是很有意思

的，你是勝利者！——一時如數看完是辦不到的，你隨便檢一點看看罷！」

他把匣子接來一看，原來裏面藏着許多封信。他就拏起一封蓮青色包裹式的展開來讀道：

「最親愛的秀英妹，

「不知道你已經覺着了沒有，我是時時刻刻都在渴慕你，雖然見着你的時候表示不出什麼來。我屢次想向你表示我對於你的赤誠，只是不敢輕意從事，怕得事情弄糟。可是到了今天，再也忍耐不住了。現在我憑我底人格向你宣誓，我願終身給你做唯一的忠僕，希望你一准允許我，並且當即給我回信！」

「我這希望如果不能實現，我想我一定從此悲觀，從此厭世。我將終身無歸宿。我底一腔熱誠也就沒有使用的目的了。萬望你注意這一節！」

「誓爲你底忠僕的莫如刀。 九月七日。」

看了，他把信紙摺攏，套進原信封，微微地得意地笑了笑，就把牠放在另一處，拏起另一封來看。這是個

淡綠色的信封，受信人底地址上並排地寫着「本城」兩個字，寄信人底地址上「掛號」兩個字特別大，墨色也較濃，字旁還打着夾圈：

「具有至大的美的上帝底傑作秀英女士，

「姚企美我這姓名恐怕你還沒有聽到過，但是我底人樣你是已經看熟的了，於早上或者晚間常在眉毛胡同會見的身子矮小戴着眼鏡的就是我。至於你，我是面面都已看得有很深刻的印象了。我覺得無論你底全身的大輪廓，或者各部分的小輪廓都十分得樣。你底皮色是無比的美麗，你底姿態是又活潑又莊嚴，使人愉快而敬仰。你底衣服的式樣，你底裝束的配色，都顯着經過神妙的手段。」

「我是信仰藝術，研究藝術的。我崇拜美，因爲我覺得世界上只有美是無上的偉大。我愛慕你，因爲我覺得你是美底結晶體。你是惠靈女郎，你確是上帝底傑作。你底側形，你底背形，你底正面的各種形狀和你在馬路上留下的脚印都時時給我做 Sketch 的 Model，已

經有一年多了。我底 *Sketch* 的成績在學校中算最好，這是因為有你做 *Model* 的緣故呀！

『我必終身崇拜美，終身研究美，願將我底熱誠如數獻給你，誓為美底結晶體的你終身服役，希望你願和我做終身的伴侶。我現在只好這樣希望，如這希望有達到的可能，請你再在路上遇見的時候表示容我招呼的神氣！』

「美底信徒你底崇拜者姚企美。七月九日。」

這一封是個貼着外國郵票的淡黃色的信封，寄信人底地址是 *Harvard University*

「最親愛的秀英妹，

「分別以來，時時都在想念你。我已在這里畢業，得了碩士學位。我打算著成一種書，以圖博士的學位。現在已經搜集得許多材料了，大概不久就可以成功的。秀英妹，我們同在小學校的時候，你就給了我不可磨滅的印象，十幾年來不知道我已經流了多少想思淚，我底學業都是由你鼓勵成功的呀！今天在報上看到你演

劇大告成功的好評論，我幾乎哭着跳將起來。現在我鄭重地向你聲明，我博士學位一到手，就隨帶實彈的手槍回國來和你結婚，如果達不到目的就自殺。倘若已經有了情敵，我就和他決鬥。希望你稍待數時，想你一定允許我底要求罷！

「求婚人阮士豪。八月二十四日。」

「『帶着實彈的手槍，』和『情敵』『決鬥』，在他看來，我不就是他底情敵麼？」陳先生不由地這樣想，也就擔起憂來，不覺開口胆怯地說，「秀英妹！」

「什麼？」

「沒有什麼？」

他又捏起另一封信來，這是個印着扁的紅字的信封，寫着「速送」等字樣。

「飯已開好了，請下樓去吃飯罷！」

吳媽剛這樣說了，劉女士就也從旁說：

「吃了飯再看罷，反正一時是看不完的。」於是他把已經看過了的信放在一邊，把藏信的匣子

蓋好。

在並肩走着的時候，他問她說：「這匣子裏的信都是爲着向你求婚的麼？」

「是的，所以我說你是勝利者，你是可以驕傲的！」

「他們這許多人沒有一個使你滿意的麼？」

「這並不是，很有幾個我覺得是可愛的。」

「因爲你愛我的程度比愛他們中的誰的都要高，所以和我——？」

「這也不見得，我認識你是新近的事，他們中却有許多都是素來要好的親友。」

「那末你爲什麼偏和我結婚呢，我底惠靈？」

「哦，這問題我剛才也正在思索着，可是剛才突然想到。現在我是這樣假定地解答：他們都是寫信來向我求婚，可是我在看信，剛看了信以及寫回信的時候理知總是很強的，所以總是婉言謝絕，或者說是須從緩，因爲我覺得結婚這件事實在是極可怕的。你呢，一步一步地都在我只憑感情的時候迫進，終於使得我不知不覺

地已於懔懔懂懂的情形中被你佔有了。有這樣多的人向我求婚，我偏和你做夫婦，這大概就是因爲你不像他們地寫求婚書的緣故罷！」

又是關於校勘『何典』的話 劉復

校勘古書是不容易的。所以即使是自以爲讀書很細心而口口聲聲說人家『錯了』『錯了』的人，也不免鬧出——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性名錄諸書』

這樣的笑話。（這是迅老發現的，看世界日報副刊第八號馬上日記）校近人的白話書總容易了些罷？然而也不見得：最明顯的例便是我所校的『何典』。

在語絲八五期發表了那篇方方以後，接到的信，又有好多，除建功一篇已交小峯發表外，其餘打算『留中』，到『何典』再板時用作參考，或者是匯合起來，

做一篇文章，附刊於書後；同時我在此地，向諸位寫信來指教的人，鄭重致謝。

但是林守莊先生寫給啓明的一封信，和劉大白先生在黎明三三中所登的一篇讀詞典，似乎不得不提前說一說。

林先生說：

劉半農先生校的詞典，很多不滿意處，魯迅先生在序上已說過。關於書中的土話，因為我住在上海相近，所以能知道一些：「罵海罵」比「罵海罵山」通俗得多。八五期語絲上你的推例，不錯。「失差業戶」是一句最通俗的話；半農先生不把「失差」二字並圈在內，根本就弄錯了。「失差業戶」有「不測」的意思，這四字大可以寫作「識錯二五」，因為在我們這邊的土話，很多用數字來表示「模糊」或「疑惑」的：如「二五不決」，「不像三四」，「三長兩短」，「二五打滾」……等。但是三家村人的

話，大概只重字音，不管字形字義，（這幾句一定很中疑古玄同的聽）半農先生偏要望文生義，所以有些「迂」了。還有「殺車」的「殺」字，當作「停」字罷。「殺車浪槌」者，三家村所用的軋花車上節制車動的浪槌是也。

如林先生所說，「罵海罵」與「罵海罵山」可以並存，因為我據本書校本書，或者不至於有大錯。至於把「業戶」能作「疑惑」，真是個極大的發見；用這一說來和劉大白先生所說——

「案失差業戶這句成語，敝鄉也有；不過不作失差而作撥差。撥差業戶，猶言一個失手也。業戶者，田地等管業之戶名也。紹興在滿清時代，辦理田地所有權移轉底登記，從此業戶名下，撥歸彼業戶名下的胥吏，叫做莊胥。如果莊胥一個失手，把業戶撥差了，是很不行的事，所以撥差業戶，變成一個失手的代用語。失差與撥差，字面雖異而意則同也。」

「比，劉先生不免走了遠路了。」

林先生解釋「殺車」二字亦極對。我們家鄉，也有這東西，不過不寫作「殺」而寫作「煞」。「殺」「煞」二字同音，而且習慣上彼此可以通用。（唐人寫本中便都如此），我竟沒有能想起，而且還有一位先生寫信來，說「殺車」篇是「殺豬」之誤：真是上了這「殺」字的大當了。

劉先生賜教各點，我多半可以拜領，而且應當感謝。不過關於「狼烟」這兩個字，我却認為應當重新研究一下。關於這兩個字，蒲止水先生也說：

「『狼烟』是報兵警的信號；『飛奔狼烟的跑上前去』，言其跑得急，像奔報兵警一樣。

把「狼烟」解作「一般」，太支離了。」

不過劉先生的話，說得格外充實，感情也格外豐富，文章也格外美妙。劉先生說：

『原校注說：「狼烟，猶言一般」；這恐怕是劉復博士底臆解吧。夫狼烟之與一般，其相差

之遠，有如隔着一個太平洋的亞洲和美洲然，決不是「猶言」這一隻小小飛機，可能橫渡也。且夫狼烟者，狼糞燒成之煙也。古人以其煙能飛奔直上，使老遠的地方都能立刻看見，所以用它作邊塞上報警信的工具。因此，飛奔狼烟者，所以形容跑上前去之快，同飛奔狼烟一樣也。如果「狼烟猶言一般」，那麼，奔者，跑之謂也；不是等於「飛跑一般的跑上前去」乎？不是等於「大慟一般的哭將起來乎」乎？夫能譬喻與所譬喻，必須不同物；現在以飛奔喻跑，世固無此特別修辭法也。」

讓我們先作一個最簡單的研究：「飛奔直上」，是由下往上的動作；「跑上前去」，是由此方向彼方的動作。這兩種動作的方向不同，在比擬上是可能的，還是不可能的？

其次，讓我們研究一下狼烟是不是飛奔直上的東西。我一向聽見說，用狼烟報警，是因為狼烟在空氣

中，不容易被風吹動，能夠很直很直的升到半天，使老遠也看得見。西陽雜俎裏也說：

邊亭烽火用狼糞，以其烟直上，風吹不斜也。

這裏就發生了一個物理問題：風吹不斜的，是不是能『飛奔』直上？就我想：風吹不動的質地一定重，飛奔直上的質地一定輕，這兩種性格，決不能同時為一種物質所具備。那麼，我們還是相信古說好呢？還是相信劉說好呢？如果相信古說，則劉先生的推斷，就是全無根據的了。

而況『狼烟』二字——或者說，『狼烟』這兩個字的音——在我們家鄉土語中是很普通的。例如『直拔狼烟』，是說人抓住了一個人痛打，『直拔』，揮拳聲也，『瓶鬚狼烟』，是說把屋子裏的東西亂翻亂動，『瓶鬚』，物相擊聲也；『亭同狼煙』，是說在地板上跳脚或亂跑，『亭同』，腳進聲也。這種的『狼煙』，能作『一般』誠然有些不甚確合；若是能作文言中『洋洋乎』的『乎』字，或『覓覓然』的『然』字，就比較

更近了一步了。若必如劉先生解作狼糞燒成的烟，恐怕沒有一處解得通的。我們研究活語，應當以音為主，若是拘泥字面，必定要碰到『此路不通』處。

劉先生是三十八九年以前就見到何典這書名：可憐那時節，我還是未出娘胎。因此我對於劉先生，應當尊為前輩，應當有相當的敬禮。劉先生文章中有許多俏皮刻薄的話，自然我也只得一一拜領了！

我們的閒話

二四

從小說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安岡秀夫著，本年四月東京聚芳閣出版，共分十章，列舉中國人的惡劣根性，引元明清三朝的小說作證，痛加嘲罵。我承認他所說的都的確是中國的劣點。漢人真是該死的民族，他的不無長不學好都是百口莫辯的。我們不必去遠引五六百年前的小說來做見證，只就目賭耳聞的實事來講，卑怯，凶殘，淫亂，愚陋，說謊，真是到處皆是。便是最

雄辯的所謂國家主義者也決辯護不過來，結果無非只是追加表示其傲慢與虛偽而已。倘若人是應當如此的，那麼中國人便是代表。全世界將都歸他支配。如其不然，不仁不智不勇的人沒有生存的餘地，那麼我可以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且還是亡有餘辜。中國人近來又不知吃了什麼迷心湯，相信他的所謂東方的文化與禮教，以爲就此可以稱霸天下，正在胡叫亂跳，這真奇極了。安岡的這本書應該譯出來，發給人手一編，請看看尊範是怎樣的一副嘴臉，是不是只配做奴才？

但是我不希望日本人做這樣的一本書。我並不是說中國的劣點只應由本國人自己來舉發，或者日本也自有其重大的劣點，我只覺得「支那通」的這種態度不大好，決不是日本的名譽。我們知道現代希臘的確有點墜落了，但歐美各國因爲顧念古昔文化的恩惠，總不去刻薄的嘲罵她，即使有所紀錄，也只是平心的說，保存他們自己的品格。我一眼看到桌上放著的一本「我們對於希臘羅馬的負債」叢書，美國哈特教授的希臘宗教及其

遺風，不禁發生好些感慨，人們的度量竟有這樣的不同麼！我們決無權利去對日本主張債權，據我說來有些地方或者倒反對不起她，如儒教的影響的確於日本朝鮮安南諸民族頗有毒害，但在日本方面看來中國確是有點像希臘羅馬，不是毫無關係的路人。中國現在墜落到如此，日本看了應當很是傷心的，未必是什麼很快意或好玩的一件事。我們不要日本來贊美或爲中國辯解，我們只希望她誠實地嚴正地勸告以至責難，但支那通的那種輕薄卑劣的態度能免去總以免去爲宜，我爲愛日本的文化故，不願這個輕薄成爲日本民族性之一

二五

(豈)

有朋友問，「你們的現代評論一千元之研究到什麼時候纔完呢？」我答說，「就要完了，因爲現在已到了討論終結的時期了。現在就只等直截的解決，這幾天裏即可決定。這解決大約可以有三種辦法。第一是現代社取真正的紳士態度，承認受過章士釗的一千元，誠懇地表示悔恨之意。第二是默認。第三是照了我們的要求，

對著公正人聲明，倘若受章士釗的錢，便是「畜生之畜生」。但這二者之中第一的辦法不是他們所做得到的，幸恕我不客氣的說。第三呢？或者他們也還不至于這樣地無恥罷。那麼，結果還是第二種辦法，即不作一聲，消極地表示承認。假紳士或者要說，這是不屑辯。但我鄭重申明，如在七月三十一日以前現代評論社不在他自己的報上有所表示，即是默認章士釗的一千元是事實，不能以不屑辯等話來作辯解，這樣算來，現代社的一千元之研究至遲到本月底也當完結了。我們很抱歉，屢次談起這個下流案件，佔去了好些篇幅，但是務請原諒，略略忍耐再等兩個星期罷。」（豈）

二六

東方雜誌二三卷八號華超君的一篇論文裏說起蔡元培先生二月七日在北大旅滬畢業同學公宴席上發表他對于大學的意見，其第四節的原文如下：

「大學之大，因其無所不包，各種言論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詬罵。如各有主張，儘可各自鼓

吹自己主張之長處，不必攻擊或排斥他種主張。北大內部現今似有黨派的趨勢。」

這所說的似乎有點涉及我們語絲，不免要來說明幾句。北大內部有黨派，已是事實，也不是始于今日，因為有黨派所以這纔能說無所不包，否則怎麼能說包呢？因此所謂「校內黨派甚多，意見甚不一致」，于大學之大並無妨礙，蔡先生所不滿意的約只在攻擊，排斥，或詬罵這一點罷。是的，在這一點上語絲的確是時常犯著的，對於某一種人的某一種行為加以攻擊或「詬罵」，雖然並不是什麼主張。但是這有什麼別的办法呢？譬如自稱維持公理的人，受了官僚的賄賂替他辯護出力，我們對他怎麼辦纔好？鼓吹自己主張之長處罷，反正也是招怨：語絲廣告上說我們「不用別人的錢」，豈不也是一樣的為現代評論所不高興麼？我們不是聖人，不能隱惡而揚善，那麼只好直說出來，或者也「可使聞者足戒」，如唐有壬君所說。我知道那些「正人君子」們都不是好惹的，章士釗劉百昭陳西瑩唐有壬等的手段這一

年來已經領教過了，但是脾氣生成，好事，多話，實在沒有法子。冒了好些危險，管這些不相干的閑事，可以說是不值，或者，能夠使大家警戒一點，不至再有人去拏官僚來辦雜誌，幹那無恥的勾當，于北京教育界不無益處，即使爲蔡先生所不滿意，也就不能顧得了。

我知道自己也有毛病，便是不通世故。我在北京溷了十年，至今還是新青年和每週評論時代的意見與態度，這在現今似乎是不很通行的了。

(豈)

反說難

董秋芳

記者案，此文承劉君轉送來，爲在本刊上發表。七月十五日。

知道世界日報請劉半農先生編輯副刊的消息以後，一月多來困在我心中的鬱悶，頓時從死的凝滯中鬆動起來，以爲從此或者又有說話的機會了，雖然四周的變常的壓力，一樣可怕地籠罩着，並且雖然我和這副刊的記者劉先生並沒有半點兒交情，是否容我說話，尙在不可

知之列。至於發洩一些我自身在一月以前被北京大學的教授老爺姓陳名源的謀害的怨氣，乃是附帶的希望。我不是作過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鋒的新青年同人之一，也不是專「說自己的話」的語絲的撰稿者，明白地說，我是一個生在地球上喜歡說幾句憤話和寫幾篇「水平線以下」的文字的凡人。所說所寫，也還都是自己說要寫的。說了寫了以後的效力，當然不會像那些教授老爺的閒話的那麼大：他們是一面笑迷迷地將什麼學部大臣的一千元下賞洋納入皮包，一面便揮着汗珠懃懃地替他的恩主在什麼週報上大吹「生氣」和掩刷罪孽。這一點，我並不引爲恥辱，且因此倒可以不至作畜生般的罪惡。所以從作孽這一方面看來，我自己覺得很可以放心說話。君不見夫螢虫乎！螢虫燒着滿腹的火，在雲物改夏的初秋的夜晚中，徘徊于蔓草蕃蕪的曠野上，一閃一閃地現發它的冰冷的螢光。包圍着這螢虫的四周的冷氣，並不受着它的微熱而流動，但螢虫的光始終是純潔的可愛的；既沒有半點兒銅臭，也沒有一滴蛇的顎上的

毒液。而且，在那螢火周圍飛舞的爬行的潛伏的一切妖物，經它的冷光一照，都從黑暗中現出原形來了；便是惡虎吧，如果虎頭上有一點螢光，這惡虎便掩不住從它那圓睜的虎眼裏閃射出來的吃人的凶燄了。那麼，站在人類裏面的一個凡人，覺得四周的空氣寒冷，或者心的眼給他發見了許多妖物——蜂蠶也罷，毒蛇也罷，惡虎也罷，在他的四周飛舞着爬行着潛伏着，終須提起精神來說話。說了話沒半點兒影響也無妨；說了話，無意中刺着了妖物的心胸，那是意外的收穫；說了話，激起了妖物的惡意，利用時機和地位，橫施報復，所謂「說話真不容易」者，就在這一個關節上了。中國人本極怕事，却又極貪意外的富貴，用了嘴去惹禍，當然不如用了嘴去拍馬。「毋多言，多言多敗」！便成了賢不肖的格言。「說難」這一句話，於是公認爲言論的定則。讀過中國歷史的，都會想到列朝的黨人吧，因了言論而殺身，一般明哲保身的聰明君子，無不引爲前車之鑒，中國民族，也就一天一天地死去，在死的沉默裏死去。

魯迅先生曾爲此說過幾句憤話，我的反說難的本意，不過引申他的話罷了。

我的意思是：一個人生了一張嘴，除了吃飯以外，便是說話。爲着不平的事要說話，爲促進人類的地位要說話，遇到變常的壓力容易不說話的時候更要說話。至于依了內心的要求，自在地快意地說話，這和抽「陀螺」是一樣的玩藝，這種玩藝，只在人類文明的時代才會普遍。說話既是人類特有的本能，要用着的時候，便應該大胆地用去，才不負天賦獨厚的本意。因了不合人類法則的威力而拋棄說話的權力，那是卑怯，即使得苟全生命，已喪失了生命的精神，因爲這不但欺負自己的本能，却也辱沒自己的生命了。反過來，人們要尊重自己的權力，覺得因爲怕那不合理的威力而拋棄這權力，這種聰明的行爲是較喪失實體的生命更其可怕，便大胆地說話，果然因說話而喪失生命，這生命已得着它的真意義，因爲它被善用而達到目的了。誠如豈明先生說，「中國人多不知道生命之可貴，往往不能善用生命，」

我們看中國人特別尊貴生命，什麼事都可遷就，只須保得住生命。漢以後的中國歷史，充滿着死的沉默。「守口如瓶」呀，「明哲保身」呀，是「達者」「聰明人」的格言，這種人是生命的奴隸，不是生命的所有者，中國民族之無生命也由來久矣！這真是中國民族的奇恥大辱，其程度當不在庚子甲午的戰敗之下。

我個人以為因了利害而停止說話，已是人的恥辱；有些人利用說話的本能，一方面拿了什麼大臣的錢，便替他做喉舌，不惜喪失良心，顛倒是非；又一方面利用地位，壓制別人說話的自由，加重侮辱，說要維持什麼尊嚴；這種人不但不是別人奴才，也是自身的奴才，下賤了還帶着凶險，人類中有這種奴才，可說是人類全體

的恥辱。我曾想到過，還以為未必會有。萬不料要我親身住最高學府裏經歷有，那真是「古實無之」的奇蹟了。說話須依事實，讓我說了吧。北京大學教授。前現代評論編輯（因為這些是街頭，不能不提到）兼閒話大家陳源即西滢，因為我在京報副刊上說了幾句話，關於

他的閒話的突然勒令我停止聽講，並且叫學校將我記了一過，說是違犯學校規程第六章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同時學生會則認陳源這種報復手段是非法的，大家的意思，以為我和陳源的關於「三一八」慘案的言論，係社會問題，決不能牽連到學校的教課上去的，教授決不能利用教課報復私怨的。但是，終於此後我不得聽講，並且被校長掛牌記過。這是誰的恥辱呢？我想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吧，陳源却不必說了。胡適之先生說過（見世界日報），北京大學學生的程度已「今非昔比」，這句話也許有一二分的真實，雖然胡先生自己說離校多日，北大內容已不甚明瞭了。但我還以為北京大學的教授的言行也有「今非昔比」的趨勢。事實俱在，難為掩飾。即以我和陳源這樁事而言，有幾位教授，帮着造謠，竟有說我在教室內搗亂者。我在教室並沒有不合校規的言動，不但同班同學可以證明，執陳源而問之，恐怕也難掩人耳目吧。說話可以如此昏亂，或者因為有教授的尊嚴吧。聽說這位教授，還想大有作為呢！真是昏

天黑地了。

說話已太多了，就此一帶住罷。歸結起來說，我的意思是，一個人生了一張嘴，除了吃飯，便須說話；爲着不平的事要說話，爲促進人類的地位要說話，遇到變常的壓力不容易說話時更要說話。只要你喜歡做別人和自己的生命如隸，你儘可以沉默——死似的沉默！就此填上一個題目曰「反說難」

十五，七，五。

誰的信？

豈明先生

王孝子雪地遇救記見吉林通俗講演稿範本是某所用非某所著也篇中文字誠有可議處以代傳誌訪稿非範作故除節去煙酒兩句外一切仍之茲將襲用轉印件寄呈
乙覽即祈

轉白陳先生及愛讀語絲諸君幸甚

大同大學教員某啓

六月三十日從語絲社轉來一封上海大同大學的掛號信，拆開一看，乃是這樣的一件東西，不署姓名，也無月日，（查上海郵局印是六月二十三日，）照例應當付之不理，但既是以大同大學名義寄來，究竟還是有負責的人，所以發表在這里。我很喜歡替「教員某」聲明，王孝子只是該教員所用。但是有什麼用處？教員某到底是什麼，是張三還是李四？聲明不聲明于他老人家的名譽有什麼關係呢？現在不過看大同大學匾上，又是掛號信，破費一點紙面給登載了。還有一層值得注意的，這樣的信我也少收到過，雖然投書於語絲社的並不少：這大約也是除大同大學那樣考究國粹的學校裏的教員以外誰也不會寫的文字罷。只看末署「教員某」，這多麼簡古，真是餘韻悠然，令人低徊不止。可惜這教員的名姓終于佚了，後人不得已只可稱之曰「無名氏」，這是古已有之的辦法，或者也還可以罷。

七月六日，豈明。